

秋

水

目

光

于青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新爱情小说



于青
著

秋水目光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秋水目光

作 者:于 青

责任编辑:虞善国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150,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29-7/I·792

定 价:8.4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于青，笔名亦清，亦晓井，山东青岛市人。198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评论集《苦难的升华》，中篇小说集《永远的贵族》、《挥去又复来》和传记文学《张爱玲评传》。发表作品约一百万字。

本书描写现代都市女性在事业的奋斗和追求中,冲破世俗的观念和偏见,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秋水目光

目 录

第一章	季节无声	1
第二章	加州阳光	15
第三章	蓝色探戈	37
第四章	秋水目光	60
第五章	尘与沙	88
第六章	琉璃世界	108
第七章	流金岁月	139
第八章	且自逍遥	172
第九章	繁华世代	196
第十章	尾 声	219

第一章 季节无声

1

小枚把一张便笺用一个老式蝴蝶玻璃镇纸球压在写字台上，披上她那件从太祖母手里承继下来的猩红色丝绒斗篷，对正在客厅茶几上用钢镚算易经卦的母亲招呼了一下，便扬长而去。

说她扬长而去简直连同她的形象也呼之欲出。乌黑油亮的头发在一转身时从斗篷里甩出来，白嫩修长的小腿在裙子里显出它的敏捷与矫健，此时正自信地大步流星地迈向门外。母亲爱琳，每每见到总深深地长叹一声，脑子里映现的是丈夫年轻时潇洒的身影。他去世已经快二十年了。小枚几乎没有见过他。小枚出生时他已被关进了监狱，病故时小枚还不太懂事。但就是这样的像。爱琳就更是长叹一声。

小枚前脚走，母亲后脚就进到小枚的房间，她想看看她这半天在屋里干什么。虽然家里有着谁都不过问谁个人私事的“传统”，但爱琳只要在女儿的房间站一站，凭直觉就能感觉出来。小枚心情好的时候，房间里就大乱，茶杯放在暖气片上，未看完的书摊在窗台上，被子像被狂风席卷过似地堆在一旁。最令爱琳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宝贝女儿有时居然将她自己

刚发表的文章用来遮盖屋里的尿盆，或者包裹苹果皮开心果皮香榧皮等等，那是她用稿费换来的她最爱吃的几样零食。碰到这种场面，爱琳倒也不会皱眉头，她的女儿与她三十年前如出一辙，她那个身居要职的丈夫也拿她无奈，每当这时，他总会对着忙着收拾的何妈说：爱琳的房间就让她那样。看她回来我不好好惩罚她！（想到这里爱琳便独自一笑，那是丈夫最喜欢她时的口头禅。）

今天小枚的房间井井有条。白色床单没有一丝折皱，令爱琳怀疑的是：昨天刚洗换过的床单根本没有动过。书桌上的书按大小厚薄排列得整整齐齐，在柔和的阳光下，油亮的压模塑皮湿润着五彩的光泽，书桌、坐椅，好像刚清洗过，光洁得一尘不染。小枚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对她身边的用品专心用情，那仔细认真，如同一个温柔体贴的小女人。看着这一间整齐清洁的卧室，爱琳心里泛起了愁思：小枚一准是和她那个小男朋友高航闹了别扭。

真不明白如今的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别扭。不说长，也不说短，前前后后两人也恋爱了五年了，五年里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连高航过生日都是爱琳去给买的蛋糕，天阴下雨，说不走就留在了家里……，可就不见两人谈婚嫁。有时吵得成天阴着个脸，有时成月不见面，不打电话。然而，风雨一过，两人又好成一团，如今的男女青年大概都是这个样。爱琳渐渐地就懒得过问他们，这与其说是疼爱小枚，——从小就靠自己在外闯，不如说她害怕过多地过问反而吓了她。她总喜欢身旁不停地有人走动，讲话哪怕吵闹，——尤其是丈夫去世之后。以前在上海演戏窜红的时候，家里客人

不断，家里总有许多佣人听她吩咐，听她指挥，现在没有佣人了，有也养不起了；再说也没有那么大的房子了。现在越来越想小枚能守在她身旁。

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光可照人的红木书桌上，那个玻璃镇纸球显得活脱晶莹。以至里面的蝴蝶也有翩翩欲飞的感觉。从玻璃球里映出的水波光里，爱琳发现了压在下面的纸片。只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

“对不起，我去寻找丈夫去了。请自己照顾自己吧！”

显然，这是小枚留给高航的通牒信。高航每次来一猫进小枚的房间就半天不出来。小枚不在时他便独自在房间里呆着。爱琳取出纸条凑到阳光下反复看着，好像能从纸条的背面看出些答案来。这一次大约闹得不轻，爱琳轻轻叹了一口气。走出小枚的房间，坐到排满了易经卦象图的桌前，继续算着她永远相信也永远不全信的卦。

小枚已来到楼外。面对三环路上车辆如梭的景象头脑一片空白。这个空白是昨晚与高航吵架后便一直呈现着的。她几乎是用商量的轻松口气问他：

“你近期，不，近几年吧，你近几年有打算与我结婚吗？”

说出了这话，她感觉就像梦魇当中一下被唤醒一样的痛快和惊喜。她明白了她是那样地爱高航，原来以前寻衅找茬心里就是因为要说这句话。其实高航当时若说“当然娶你啦。不过要再等等”，小枚心里自然要舒坦一点，——当然小枚知道自己不会相信他。但高航就是不说。他就是能够坦率地表现他的“坏”。

小枚心里想。恋爱五年，她最健康的青春连同最青春的

爱情都在这五年里付之一旦。她明知与高航结婚有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气闹不尽的别扭，但她心里就是磨不去关于他的一切记忆：她和他的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做爱第一次相拥而睡像夫妻一样整整的一夜……

可是他至今却没有与她结婚的意思。她知道症结在哪里。他第一次见她就唤她“大姐”！其实她只比他大三个月。有一次闹别扭的时候她就曾气愤地嚷嚷：

“称女人为大姐的男人在心理上就是哺育期的儿童，以为称了别人大自己就有权以小卖小。”

她知道这样说无疑是又一次提醒高航她比他大，同时也是坦率地表露着自己的心迹。后来她发现对再爱的人也不能无保留地袒露心底的秘密，除非你想毁了这爱。现在她把这爱给毁了，她告诉高航，她可不愿与一个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男人一起过夫妻生活，尽管这生活有时很快乐。于是，经过一夜无梦的好觉后，小枚便轻松地在纸上写了那样的几句话，自己觉着很是洒脱。

往哪里去？她一边无目的地走着，一边胡乱地想，一直以为高航会在哪一次出公差的机会叫上她一起去旅游，一年十天的干部休假就是在天最热的时候也没舍得用。拖到不休就要作废的冬天再开始休假。到处都是冰冻的土地。到处都是没有生气的灰色的高层建筑。她混饭吃的那家杂志社就在这群灰楼里。才几天没有上班，她便觉得离上班的那个地方是那么遥远，像隔了几十年。读书的时候，常幻想毕业后能在一个漂亮的楼房里工作，胳膊下夹着一大摞公文，穿着黑亮的皮鞋，整天神气地在马路上奔跑着，生活是那么的紧张而有乐

趣。现在满北京都充满了这样的生活，但她所在的这个机关杂志每年唯一的成就就是替财务部门赔进二十万块钱。但这个单位的出勤记录是全市第一。小枚晃晃头，苦笑笑。

有一次大家在一起无聊闲谈，有人问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小枚脱口说：“最爱上床。”众人大笑，小枚开始还不知怎么回事。现在她想起了给高航留的那张条子，一下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是要出来找丈夫。

找丈夫？小枚咧开她那丰厚的嘴唇，笑了！我又真是那么要急着出嫁！……像母亲，恋爱了十五年快四十岁了才与父亲结婚，有多好。天底下不是人人都要结婚的，而是人人都需要爱，为了留住爱才喜欢结婚。这是小枚的观点。这观点得到了她办公楼里那四只女猫的一致赞同。对了，小枚一下兴奋起来，去找猫崽，那个一笑就会把眼睛眯起来的女孩，像极了那位香港女歌星林忆莲。猫崽的先生在一家外企公司工作，任务是跟班儿——奉陪老板，只要老板（当然是老外）一到中国，他就泡在宾馆里。猫崽说：“那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就是为我写的。”

小枚打电话给猫崽。猫崽是海洋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与她同在一栋楼里，只是不同楼层。平时也是电话联系。猫崽先生的洋老板来北京时，她们一伙就到猫崽家去“释放”。猫崽学法律，却酷爱某类哲学，弗洛伊德、奥修、铃木大佐、等等，她能把任何一种行为举止归结为某种动机需要“释放”。例如，女人在丈夫之外需要有许多男朋友，就是一种“文明释放”。这并不影响她仍然以那位不回家的丈夫为中心。猫崽说，有一次，她与她们事务所的一位男同事办完案子赶回北京，

临走前，这位一直陪她逛商场、游风景区的同事又毫无怨言地陪她去农贸市场。这位自以为气度不凡的同事一直在打猫崽的主意，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猫崽也乐意有人请她看电影、跳舞、或者去唱卡拉OK什么的。男同事侍奉着这位“林忆莲”又是逗又是笑，突然，猫崽蹦跳着停在卖小葱的菜贩面前。同事笑她说，这么老远的你买小葱干什么？猫崽一面称着小葱，一面认真地说：“我丈夫最爱吃小葱蘸酱，满北京只有大葱。”她看到这位男同事的脸一下黄了。

猫崽在办公室。

“是我呀，猫崽，你家那位不回家的人今天回家吗？”

“呀！大猫吧？这几天总找不到你，快，晚上到我家来，我有几盘好带子，《漂亮女人》，漂亮死了。”

小枚不知为什么脱口而出，“猫崽，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高航休了，现在出来找丈夫。”

猫崽在那边大叫起来：“好！早就该休了。我这一位，正愁着找不着他的岔，真巴不得抓他一个把柄，好把他休了。讹他五万十万的。晚上我给你摆宴，叫上小猫。老猫出差开会了。”

放下电话，小枚一阵轻松，想起猫崽眯着眼的可爱样子，她自己也不住笑了。右边的虎牙露出来好迷人。以前，高航深爱她的时候，就说她最迷人的不是浓眉大眼，不是高鼻厚唇，而是这一颗带有一些坏劲的虎牙。这时她倒怀疑起来：我怎么又想起高航了呢？人真的很贱。我是真的心情好呢还是假装的呢。

爱琳抱着约翰，焦急地等着小枚回家。

家里养了三只猫，爱琳最喜欢这只又老又瞎的老约翰。以前家里有个女佣曾告诉过她，一窝八只猫，肯定有一只猫精。这只约翰就是八只猫里最小的一只，现在，它的孙子孙女们都死了，只有它还安详地在主人的怀里卧着，虽然瞎着一只眼。这只瞎眼还是它年轻时“幼稚”的记录。爱琳记得，八年前，老约翰刚出世三个月，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它蹲在窗台上好奇地看着窗外枝头上鸣啾的鸟儿。看着看着，便纵身向鸟儿一跃。鸟儿飞走了，约翰却摔在三楼下的一堆乱砖里。眼睛被一根铁丝刺破了。爱琳下去抱它时，它只是一个劲地发抖，惊吓与疼痛使它发不出声。这对它的打击很大，以后的日子，它偶尔也蹲在窗台上，看看枝头的鸟儿，那也只是淡然地看着，不再有壮心不已的冲动。这使她想起去世的丈夫——一个多么有情感的男人。

想起丈夫，爱琳的脑子便是一片空白，空白的中心慢慢会放大出一个光点，光点慢慢散开，……丈夫的笑容，丈夫那秋水般的眼光，丈夫爱到深处没有语言的沉默。她知道，丈夫在她心中的魅力此生不减；但丈夫早早离开了她，使她只有在梦中才能再见他的笑脸。

爱琳的丈夫林飞是北京某电影学院的院长。林飞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当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时候，就以其出众的才华崛起在上海文艺界。他本是学音乐的高材生，却当掉了一把家传的雕花意大利小提琴，带着几位与他一样

有几分怪才的同学办起了“大华影业公司”，自编、自导、自演。一时间上海影界人人都说“千面人林飞”。他主演的《桃园三结义》给他赢来了“中国影帝”的美称。如果照此下去，林飞的演员生涯定会有一番飞黄腾达的未来。然而他却非要追求理想的境界，追求那个至今使人哑然失笑的“电影救国”，于是一头深入到农村，去培养连温饱都不保的农民的文艺细胞。不过，不去农村他也去不了延安，去不了延安便不会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当然，使他最终陷入绝境的仍旧是他对那些理想境界的追求。其实，他即便不走那条路，而去追求演技，如赵丹、如石挥、如魏鹤龄，最终不也同林飞一样殊途同归吗？

人哪，爱琳在心里叹息着，大约正像约翰牧师讲的那样：人永远在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句话换成另一个意思便是：人永远追求不到自己要追求的东西。而凡是追求到的东西，到手时已不是原来冀求的模样了。她已年近七十，想想这话，实在不无道理。现在女儿与她父亲年轻时一样总是去追求着自己脑子里所想象的东西，她就不由得替她发愁了。世界就是这样，你去向生活索要你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往往还得不到，可却得到了那些并不想要的东西。她想要做一名成功的女演员她确实获得了名誉和爱情，然而却也得到了她不想要的比一般人多出几倍的嫉恨、暗算，就连安睡在身边的爱情也不时地受到了威胁，所有的一切，她一回想起来，就有一阵说不出的心悸般的疼痛。她这寂寞的晚年，只有靠这些回忆和那只老约翰伴随。有时回忆变得不那么清晰的时候，便搬出林飞往时的影照。虽然全是复制品，真品已被造反派

毁之一炬。看见它们心中就有一种微甜的酸楚。是的，酸楚，她的一生可用这两个字概括。

爱琳靠坐在沙发的一角，抚摸着怀里呼噜呼噜睡得正酣的约翰，沉浸在往事浮沉的破碎的回忆中。一抹已经没有了气力的阳光投射在她灰白的发髻上，给她那平静的沉思着的脸庞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色的光。爱琳那南方人特有的细腻的皮肤和清秀的五官，虽经过岁月与艰辛的磨蚀，此时则显得如雕像般的甜静和高雅。十几年了，自从从演员剧团退下来，她常常像这样端坐着忧虑地看着小枚出去，又欣喜地望着小枚回来。使得小枚的哥哥小牧常对他爱人说：“我母亲只有一个女儿，我真怀疑我是不是她生的，她从小就对我不闻不问，心思只在我妹妹一人身上。幸亏我度量大，否则我真受不了。”小牧的爱人每听此话便嘲笑丈夫：“得了吧，别说你妈了，就你那种心疼小枚的样子，不是我度量大，还真怀疑你们兄妹好得不正常。有这样的吗，妹妹有了男朋友，居然就不跟她说话。”

就是因为小枚与高航这种没有结局也不可能有结局的关系，小牧与母亲大吵了一次，最后以搬出去眼不见心不烦为结局。没有了小牧在家以男户主的口气发号施令，爱琳便朝夕与老约翰相处，小枚与高航恋爱时如此，小枚与高航分手后也是如此。她既不能够进入小枚高航的世界，也不能进入小牧的世界，于是只好也只有沉浸在那个往日与林飞相亲相爱的温馨回忆里。

小枚在“必胜客”比萨饼屋买了一个家庭号“事事发”比萨饼，来到猫崽金棣的楼下。金棣住在芙蓉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区。猫崽的公公婆婆去了加拿大在那儿带外孙，这三间空空荡荡的房子平时只有猫崽一人住。

小枚人高马大地晃到二号楼下。正担心猫崽是否能按时到达，——在北京约人，误差一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只听老远传来猫崽颇有磁性的呼叫声：“林小枚，小枚，快来看。”小枚抬头望去，只见猫崽着一件乳黄色连帽羊绒外套，骑着辆大红色山地女车，在萧条冷落的京城显得娇艳无比。这是猫崽的特点，她总是领导季节新潮流，走在季节的前面。

说话间，猫崽已溜下来到面前。她好像刚买了一份报纸什么的，卷成了一个圆棒在她手里高举着。小枚的两只手无法空出，只得凑到猫崽跟前，说：

“又有什么稀奇事，念念。”

猫崽神秘地抖开她手中的纸棒，原来是一纸招聘广告：中美合资强力有限公司在京招聘业务员。猫崽嗓子里像含了一块热年糕，哈哈哟哟、含混不清地念着招聘条件。小枚最讨厌这种葡萄串般的句子，便连连催促说：“念报酬，念报酬，看有没有诱惑力？”

猫崽把广告一摊，伸出食指迅速地在纸面上划来划去，突然，划到一行醒目的黑体字上，忙用手指点着，小枚睁大眼睛凑上去，几乎是同时两人一起念道：“月薪800元，每半年递增25%，指标超额者按1%提成。”小枚和猫崽半信半疑地

互相看了一眼：这的确是个大诱惑，且不说这是真是假，就凭这个条件，傻子看了也心会跳……

两人一路走，一路疑问着，分析着，尤其对那个1%，真他妈的太有诱惑力，这1%后面究竟是什么鬼东西？！两人说着、骂着，吵吵嚷嚷来到了猫崽的家。自从猫崽的公婆去了大洋彼岸，猫崽就成了这家合法的主人，她先打开收录机，又蹦又唱庆贺一番，然后，搓着手，从客厅到厨房间，从厨房间到洗手间，从洗手间到卧室，巡视一遍，激动得一拍巴掌说：“重新组阁。”她曾打电话告诉过小枚她们，说她找到了一个新的快乐，说：“你们绝对想象不出，扔东西真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享受。你决定要扔这件东西并亲手将它丢掉的时候，那简直是一种自我解脱。”猫崽终于将自己解脱成了一个日本主妇般的家庭主妇。

进猫崽的客厅要先脱鞋。猫崽的居室给人以一目了然的简洁感，这与她红红绿绿的装饰恰成反比。出门时，不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件饰物她会浑身不舒服；而在自己的家中，任何一件多余的东西她不扔掉也会浑身不舒服。她能让整块墙壁空白着，却又恰好在正中间挂一个龇牙咧嘴的黑瓷花脸脸谱，使整个房间跳跃着一种潜在的警觉。到处是主人的意识，你坐在一排竹皮编的低柜上时，也会下意识地感觉，有没有打破主人的美感。好几次，小枚警告猫崽：

“金棣，这房间里也该有朵花儿吧，没见《红楼梦》里薛宝钗的房间，也是这般的素净，就预兆着一些晦气。你把脖子上挂着的，省下一串挂墙上，也强似现在，跟故宫似的，冰冷一片。”